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63 •



PDG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· 63 ·

歷史 · 地理類

宋遼金史

宋代興亡史

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

宋之外交

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

金毓黻編著

張孟倫著

張家駒著

謝詒徵編

黃現璠著

上海書店

張家駒著

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版影印

介 言

王鳴盛嘗言：『好著書不如多讀書，欲讀書必先精校書，校之未精而遽讀，恐誤亦多誤矣；讀之不動而輕著，恐著且多妄矣。』（十七史商榷序）作者讀之有感，久之不敢妄談撰述。第七七八年來，對於中國社會中心南北轉遷之史的研究，頗饒興味。讀書有得，便即剖錄；或有所見，筆之卡片。間或草爲三數短文，發表國內雜誌，不敢自謂著述，迨所以就正於賢明。然自此頗得先嚴暨師友之鼓勵，積久而卡片愈衆，亦不敢有意於著述也。俄值戰事發生，作者展轉播遷，數易居處，斷簡零簡，多所散佚。遂後流寓香港，生活安定，漸次增補，始復舊觀。又因地狹人稠，鼠子爲患，一夜之間，被囓數四。遂於廿八年冬至翌年春間，草成本書上篇。欲使蒐集之材料，連綴於篇，多一副本，冀以保存，祇緣生活所繫，未畢全功。客歲之冬，戰氛瀰漫港島，時勢之變化未已；既而果有城下之盟，作者幾有絕續之危。轉念交通恢復，亟須難境。然荷此卡片數箱，不特不便於旅囊，抑且道路檢查，易滋疑費。遂於火線之下，潛心工作，草成下篇，以爲之續；兩宋而後，未暇及焉。維時鏖戰方酣，砲轟之聲，晨昏不絕。作者僦伏牛室，如若無聞。自念生命危於頃刻，益覺時光之可貴。因循兩月，未竟而行。復於歲

奉三月，逃難故鄉，續成最後兩章，題之曰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。於是所有卡片，悉數犧牲，書成後，其初但以初稿自珍，不敢輕以示人。後來屢次刪易，稍稍出以正諸友好，遂有以刊板爲言者。考思至再，卒納其議。蓋戰時行止靡常，旅途艱難，易於遺失。終恐汲汲經營之唯一手稿，不獲遂償初志，致使八年心力，耗於一旦。率爾刊布，惟圖苟全。昔司馬文正著作通鑑，首成長編。近今學者著述，亦多刊印初稿，分送親知，以待刪定。作者付印此書，亦不過竊師此意。將來戰局收平，得集大雅之誨，以正鉅經。然後遍歷南北，博覽群籍；縱遊江湖，搜訪遺蹟。補之定之，期於異日。而全部之中國社會中心南北轉遷史，亦冀可得以問世。因述作書鏤板顛末如此，則其間讀者容有若干不滿之處，或可足供鑒諒。至希進而教之，以匡不逮。則所謂著多妄者，庶幾其可或免歟？本書之成，多得諸師友直接間接予以指導及協助，於此略布謝意，並敬以此書紀念先嚴祥熙府君，追敬鞠育功勞於萬一。

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作者白記。

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

目錄

上篇 沿革考

第一章 緒論

地理環境支配歷史（一）——文化中心之遷徙（二）——歷史上之南北觀（四）——總論參考資料（七）

第二章 上古秦漢中國社會

上古根據地黃河（二三）——周代南北社會（二五）——人材之比較（二七）——秦漢南方與北方（一九）——工商業與都市（二二）——人物之淵藪（二三）——人口之轉徙（二五）——郡縣官吏開闢地方（二八）——秦漢時代之四川（二九）——魏、吳、蜀三個政治中心（三一）——結語（三六）

第三章 晉室東渡與南方之開發

三國局面之延長（四三）——異族內侵破壞北方（四五）——人口大量南移（四七）——人物之渡江（四九）——渡江後農工業之比較（五一）——建築及其他都市（五五）——開發嶺南（五八）——北方都會仍舊發達（五九）——佛教之南傳（六二）——南北人士互有長短（六三）——學術文藝之發展（六四）——結語（七五）

第四章 隋唐五代東南之富盛

- 助長東南開發之兩大因素：運河之開闢與安史之亂（八八）——東南農工商業之發展（九七）——社會生活之繁
侈（一一一）——開發嶺南（一一三）——地方官吏開發南方（一一五）——南方人物亦漸富盛（一一五）——學術
文藝之發達（一二六）——四川亦為唐代經濟中心（一二八）——五代北方農村崩潰（一二〇）——江南諸國之社
會文化（一二二）——西蜀之文物（一二六）——結語（一二八）

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

上篇 沿革考

第一章 緒論

地理環境支配歷史——文化中心之遷移——歷史上之南北觀——總論參考資料

〔地理環境支配歷史〕 支配一地文化之發展，其要素有二：一曰地理環境；一曰社會環境。地面為社會成立之基礎，故於人類社會之發展，有莫大之關係。社會學者，於是倡為地理環境說（The Geographic-environment Theory），藉以詮釋社會變遷之原。若白克爾（Ruckle）、森柏爾（Semple）、漢廷頓（Huntington）輩，皆其倡也。夫歷史既為人類廣緒活動之累積，則歷史之開端及其發展，要不外二者之交互作用使然。法人郎可屈（Eliée Reclus）氏，即謂歷史為地理之因人與人繼續不斷之反應作用累積而成。英人裴格萊（James Fairbairn），亦主歷史之變遷，出於地理條件支配之結果。不過地理環境，並非處於完全支配之地位。論其影響，在人類文化幼稚時代，力量至大；反之，文化愈進步，人類控制自然之能力愈大，則其力愈小，其理至明。且人類不僅調適環境以求生存而已，其勢必趨於尋求更優越之調適；更優越之生存，然後社會始有進步。是故一地方之文化，遇有地理上之缺憾，或社會需求之日繁，則人類為求更優之生存計，或積極的予以改良，或消極的轉移或擴充其地位。歷史上民族之轉徙與混合，文化中心之遷移，疆域之展拓，商業之往來，莫不循此軌轍，交相興謝。然則社會因地理條件而變遷，地理亦因社會之變遷而改易，與互為因果者矣。

〔文化中心之傳遞〕 社會中心傳遞者，社會變遷現象之一也。人類社會現象，自始即常在變動中。此種變動，或起於人口，或起於文化。後者尤為社會成立之基本要素，人類之社會行為，無非在文化活動而已。若進而究此變動之由來，實不外發明與傳播兩端。傳播者，一種文化，由一文化區域傳至另一文化區域之謂。蓋文化極賦傳染性，不與外界接觸則已，一經接觸，便有傳播之可能。其傳播之方向，若無外力阻止，當由內部傳向外方，由原發明地向外漸次廣播，此原發明地者，即所謂文化中心是。是故文化傳播之傾向，初由原中心地傳至次中心地，如是而逐漸推廣焉。仲言之，文化中心之傳遞，蓋有二：一為舊中心之改變，一為新中心之產生。此種轉移，或基於地理環境之差異：原發明地文化之產生，原自有其超卓之條件，歷時既久，社會變遷，其地缺憾，往往自然流露，如氣候之不良，地形之狹隘，此種弊害，殊非人力所能補足。復因人類控制自然能力之增進，其與外間接觸之機會自多，一經發覺較優之地位時，人類之天性，恒捨此而就彼焉。或基於地理環境之變化，如水、旱、風、震……諸災害，常使社會秩序，不能維持其原有之均衡，其中心之價值，亦漸次消失。此消極的限制，生於自然環境者也。而又益以社會環境之變遷，與及有組織的文化傳播，前者如人口之增加，物質需求之漸廣，政治之不良，戰爭之破壞……等事，後者如道誼、傳教、殖民，以及一切政治、文化侵略諸事象；皆為促進社會中心傳遞之由來。至其變遷之動向，恒循一定之途徑焉。此途徑者，即斐氏所謂『地理條件給予保護，且能支配人民取得能力之方向，一方面決定阻力最小之路向；一方面藉影響於人類心理，使之決定初創難但就全局言為最易之途徑』。是也。故『人類不僅居於生活最易之地，即有較多能力可用之地，且尚流動最易之方向，即行動時所費能力最寡之方向而遷徙』。直至過及或種天然障礙，或竟為他種民族相反方向之擴張阻止而後已。歷史之進步，概皆沿此法則。

寓北半球之諸族，居處愈北，冰寒愈劇；內陸燥旱，生物不蕃；為溫暖濕潤之氣候所誘餌，自有自北而南之趨向。雖印第安族之入據亞瑟平原，北美兩洋沿岸印第安人之南下建國；與夫中國歷史之由西北而東南，莫不皆是。民族國家

之發展，文化隨而興起；混合同化之結果，社會中心亦因以轉移。蓋每一次遷徙或擴張，勢必促使舊住民之接觸，結果必使在文化上，一面受原有居民之影響；一面則勝者及其文化，終爲土著所吸收，其有強悍，則佔領，從地理環境言，吾國黃土，東西佔經度約六十四度餘，南北佔緯度約四十五度，面積浩廣。西部和喇嘛高原，爲群山之總源，康、藏、蒙、新一帶，盡屬高原。西部秦地，尤多六七千呎之高山，山巔積雪，永年不化。高地沿邊，逐漸低陷，或爲盆地，或爲高原，或爲坡地，或爲山丘，起伏紛歧，綜錯不一。再東始爲平原，地勢緩坦。若徐、豫、黃、淮、吳、越、粵、江諸平原，皆在二百公尺以下。是故沿海之域，低窪險平；距海愈西，愈形高峻。換言之，吾國黃土高原，皆在西北；平原低地，偏處東南。高原傾斜既急，交通梗隔，不宜人居，不適耕種。平原則河川沼澤，交澗田疇，地味肥沃，物產豐富，此地形之大較也。至若氣候週殊，亦良重要。吾國極南，距赤道不過八度餘，極北將至五十四度，城內氣候，複雜異常。大抵愈往北方，愈益寒冷。其季候風向，夏則東南，冬則西北。自南至北，大山橫亘，如秦嶺，如南嶺，皆足以爲氣候之障壁。於是愈往內陸，愈益乾燥。是以東南一帶，溫和濕潤；西北區域，寒暑劇差。此氣候之大別也。若夫土壤分布，亦南北互殊：北方多屬黃土，雖號肥沃，而性質疎鬆，易於滲水；水分稍缺，便成貧瘠。南方多爲紅土，其沖積之地，土質細緻，如長江，珠江三角洲，皆極肥沃。沿淮河以西至秦嶺，乃其分界也。夷考吾國初期文化，輒始黃河流域。西域流沙，廣漠難涉；北際漠南，漠洲難越；其東則浩海天限，洪澤滔濤；惟南方爲秦嶺，有蒼鬱之林藪，與嶺之南阜矣。其地黃土堆積，大河下注，灌溉所及，蔚爲沃壤。孕育條件既具，中國文化以生，開闢同化之結果，遂成民族活動之根本，二千餘年，無以易也。嗣以生齒漸稠，文明進步，江淮以南，溫和多雨，平野沃衍，宜生草木，於是中華民族，終不能獨促於乾燥寒冷之黃土一隅，輾而南趨發展，一若雅里安印第安諸族者然。

其漸進之次第，始而及江淮，繼而浙閩百粵。約分析之，以爲三期：（一）自上古以迄西晉，北方實爲根本，衣冠人物之所萃；南方鄙野，形勢懸殊，三千年來，可稱爲北方中心時代。（二）及至五胡大入，中樞南移，以至北宋之

末，經營垂八百年，第路藍縷，始克相頤，是可爲文化統一時代。（三）降及近世，八百餘載，中原屢劫，鼎祚數遷，南方以成首要，富盛無倫；北方衰老，迥相判別，至是可稱南方中心時代。不過文化變遷之速度，蓋由日積月累，年代愈久，累積愈多，而結果愈大。尋常的社會變遷，多循此途。如是，則社會變遷之痕跡，吾人雖可從人口及文化轉遷中尋求；然於整個變遷的過程中，若無非常的迅速的變遷，累積其間，則上述之各階段，無從剖分。然事實上尋常變遷中，往々又有非常變遷累積其上，以增長其速度。此種非常變遷，要以民族大徙爲樞紐。內戰，天災，固足以促進新社會接觸與人種之混合，猶不若異族侵陵收效之敏速而固定。強者挾其武力與俱來，惟有驅逼弱者作同一方向之撤退，直至不受脅迫地步而後已。羅馬時代歐洲民族之西向大轉徙，殆受亞洲西侵之突厥民族匈奴壓迫所致，其人向居中國之北，棲息於寒燥之沙漠高原，自漢武之捷伐，以至孝章之出擊，南向正途已絕，一部轉而漸西。漢末騷難，稍轉南入，異方難處，戶口滋繁，晉室內難既作，由是肆行大舉；西部諸族，乘時並進，盤據中原，尊擅自立，於是漢族第一次大規模南下移民，以告成熟。隋朝統一南北，曾幾何時，而東北之通古斯族，於十二世紀初葉，又復南下轉而侵宋矣。黑龍江流域之間，緯度過高，隆冬嚴寒，指隕腐裂，黃河沃壤，相去霄壤。漢族被逼大舉南遷，至是遂一而再。歷史上經此兩次之局面，南方文物，轉而凌駕北方之上，其轉遷之事實，見於冊籍者，蓋斑斑可考也。

〔歷史上之南北觀〕

南北之稱謂，原古人流括之辭，未嘗有所定限，猶之北方有「關中」「山東」「中原」等說，假以爲行文語言之方便而已。不過積習相承，沿川既久，往往假之以爲一定區域之代稱。而疆域廣狹不同，涵義代有改易。上古之世，領地最狹。當文化僅被黃河流域期間，極南不過長江流域一帶，初無畛域之剖分，所謂南北，但言方向而已。周禮云，『東南曰揚州，其山鎮曰會稽，其澤數曰具區，其川三江，其浸五湖……正南曰荊州，其山鎮曰衡山，其澤數曰雲夢，其川江漢，其浸潁潁。』（卷八）則周代東南之地，在今江浙平原吳越域也。荊州領域甚廣，據上所言，凡自衡山以北，歷雲夢江漢潁域，以迄淮河水系潁潁二川之間皆是。故楚、申、呂、鄭、陳、蔡、

南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國、六朝而上，尤以楚爲最大。於是春秋之世，南方漸成各國爭稱矣；魯成公九年，晉侯見鄭人所獻地圖，曰：『鄭疆域，南冠而諸者誰也？』問其職業，以伶人對。使與之琴，操南音。襄公十八年，楚師將攻郢，師曰：『不害。吾擊北風，又歌南風，南風不競，夕死將，楚必無功。』特亦偶一言之，而不常見，秦漢因之，以曲阿會稽爲東南，以廣陵雲夢爲南方。南陽南郡之得名，言在中國之南也。此外更有江南江東之別者；左傳昭公三年「十月，鄧伯如楚，子產相，楚子享之，賦吉日，既享，子產乃備川具，王以川江南之夢。」（卷十五）史記貨殖列傳江南有豫章長沙，江東有吳，皆都會。然則古所謂江東，猶後世之江南；古人謂長江以南，即今江西湖南北地也。

三國之世，天下分裂，南北畛域，始趨具體，維時吳據江南，幾盡有荆揚二州之域；蜀則囊括梁益，掩有漢中；魏則混一中原，互爲犄角。吳魏接壤，中隔長江，相距連年，終不能越，時人所謂南北，因亦以此爲界。魏文帝黃初六年征吳，至廣陵城，隔江觀兵，見江濤歎曰：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。』是以吳蜀稱魏曰北方，謂魏人爲北人，或曰北虜；又曰北寇、北賊。反之，魏亦以吳爲南土¹²；而吳人又輒自稱爲東南；孫權即位告天文言，『權生於東南」。¹³『曹氏獻詩追歎其父孫，綜遺文言，『天啓其心，東南是歸」。¹⁴』者皆是。晉代因之，亦以吳爲東南；平定以後，仍以名其故土，是即晉書所謂東南六州。六州者，意指荆、揚、鄧、江、交、廣也¹⁵。惟吳人則仍以南人見稱焉¹⁶。東渡以後，都於建業，凡分裂者二百七十餘年，南北之界限益顯。史稱南朝北朝。二百餘年之間，疆界不一，變革紛縷，難爲定說。大致言之，要不外江淮之間而已，尤以淮水爲界限最長。北朝之稱南朝曰東南，稱其人曰南人，一若先代。魏晉祚同馬楚之語伐宋，有言，『今天網遐舉，殊方仰德，固宜播清東南，齊一區宇，使齊清之風，被於江漢」。¹⁷『北齊書斛斯子昇爲高帝草創，有『東南不賓，爲日已久』語」。¹⁸『魏書高祖使宋，南人稱其才幹；孫瑒使江南，南人稱其機辯滑稽」。¹⁹他不足例，舉其著者。第當時之東南，於此更有他義。南北各就本域，另有不同之區分，魏書中東南兩字尤常見。梁武

帝北伐，遣將派僧珍陷東陳州，魏以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禦之。其後荆襄入魏，復授長孫儉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，委之安撫之任²⁰。山東沈文秀之亂既平，慕容如意上表有云，「恐彼東南，永爲國有；使天府納六州之貢，濟泗息烽警之虞²¹。」六州者，並、豫、冀、兗、青、徐是。後齊東南道行臺設治彭城²²。則淮河以北山東河南以至湖北之間，概在其內。此北方之東南也。吳郡張率侍宴賦詩，梁高祖譽爲東南才子²³。陳高祖代居長城，共加九錫封陳公策文稱其世寓東南而宗居汝穎²⁴。故長江下游又南方之東南也。中國政治，經此一再分裂，南北之觀點漸次趨於成熟。

隋唐混一寰宇，南北國界消滅，雖其說之仍存，已不若前此區劃之嚴峻，若南人之言東南，仍襲北朝舊說，以爲一隅之通稱，且亦非所常見。金陵之平定也，文帝詔魏賈省謂曰，「中國威於萬里，宜朝化於一隅，使東南之民，俱出湯火。²⁵」隋書特一見而已。自經天寶，中原板蕩；國家財政，全資東南，至宋遂有一定經界。不過唐人好以江淮代言，意即江南淮南兩道所轄。論其四至，大抵北自淮河，南至五嶺，西抵四川，東盡於海。唐書李華傳：張巡「退軍淮陽，扼東南咽喉，自春迄冬，大戰數十，小戰數百，以弱制強，出奇無窮，殺賊萬餘，凡十餘萬，賊不敢越淮陽取江淮，江淮以完，巡之力也。」（卷二〇三）此以江淮爲東南也。北宋契丹講和，致書稱北朝，自稱曰南朝；自是謂其地曰北方，謂其人爲北人。此以遼宋疆域爲界者也。然此不過對外而言，與吾人所言顯有差異。其在國內，則有東南六路東南九路之說，以設官施政之單位。六路者：江南東、江南西、淮南、荊湖南、荊湖北、兩浙是，置有江淮兩浙荊湖南荊湖北置發運使等官；九路除上述者外，增以福建、廣南東、廣南西三路，有江淮兩浙荊湖南荊湖北廣南茶鹽制置使。類此官職，例不一見。南渡以還，與金元先後割淮對峙者，又百餘年。中國政治，再由統一而至偏安。南北境界，竟從此斷絕於明確。元時所謂漢人南人，蓋即以此爲斷，與金人以山東河南爲南人者不同，蓋金人未能統一全國²⁶。自此南北範圍，大都以爲準則。——總之，歷史上之南北觀，演變至繁，苟從異以求其同，則政治上之分裂，以江淮爲界者最長，習慣上之稱謂，亦指淮南淮北者較多。即自吾國地理言，亦當以秦嶺爲南北之分界。秦嶺山系者，自西部高原蜿蜒以東，爲岷山，

極精，所存案牘奏議，最足以供考證。惜乎原本流傳已絕，清修四庫全書，始從大典采輯之，與長編並非本來面目矣。李心傳別有一書，與繁年要錄互相發明者，名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。李氏參預纂修之事，得觀東觀之秘，博語典故，采綴成帙。繁年要錄止於高宗一朝，雜記則兼及孝、光、寧三帝，四朝政要，粲然畢備。蓋要之體，於宋大盛；王得之及五代；徐天麟之兩漢，莫不分門類事，條分縷析，一代規模，綱目具見。雜記之作，實師其法。不過宋代政制之苦，最重要者，首推宋要要稿。其書失傳於世，近年始由北平圖書館影印，凡二百冊。宋史藝文志所載時人纂輯要，多至七種：有章得象編宋六朝會要三百卷，虞允文續會要三百卷，梁克家中興會要二百卷，楊濟鍾必萬等孝宗會要二百卷，秘濟省進光宗會要宗會要各一百卷，及張從祖纂輯之國朝會要凡五百八十八卷，並皆亡佚。遡清中葉，徐松奉命輯全唐文，復於永樂大典中輯出，未及整理，因亦未曾鑄板，迄今始得公之於世，亦學術界中一幸事也。是書雖仍有待於重訂，然所錄資料甚豐，食貨一門，尤爲詳賅，最有裨於史實，惟於南宋後事缺略仍多，爲可惜矣。馬端臨文獻通考，自上古迄南宋寧宗之世，分門著錄，採摭宏富，而宋事尤詳，多宋史所不載。案語中徵引諸家議論，語多精要，可資參考。類書中如王應麟之玉海，多採當代故實，足補史志之遺，其價值固不下於雜記通考也。

記載地理之書，則以諸志爲主。宋代方志之學大興，諸家志書之見於宋史藝文志者，共達一百三十五種，而以圖經、記、錄爲名之作尙不與。倪燠撰宋史藝文志補，復得十一種，可見其富。第今所見者，什一而已；其書又皆限於州郡，未能普遍全國，以致未能齊集其大成，比較其同異，價值因而大減。范成大之吳郡志，羅潯之四明志，周應合之建康志，韓說友之臨安志，其著者也。是數書者，皆成於南渡以後，足補諸書之缺；又以取材於州郡，敘錄兼各門，共於地方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之詞，包羅萬有，亦可觀其梗概。至總記諸路者，有梁史太平寰宇記，王存元豐九域志，歐陽忞輿地廣記，王象之輿地紀勝，皆稱一代之巨擘，三書成於北宋，而後者成於南宋，斷斷於州縣沿革名勝古蹟之爲

引者，曰吳自牧夢粱錄，載之南唐史年世會之盛，上則帝室活動，下至百姓富強；四時節序，風俗禮法；店戶市肆之規模，宮觀山川之勝實；歷代人物，戶口歲賦，得以繁盛大備，乃都市之事者所必備；周密武林府事，不記臨安之勝，而體例近似；耐得翁都城記勝，敘事較簡，三書詳略互異，皆出於宋元之際，俱徵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而詳備之。孟氏之書，出於南渡初年，專述汴京北宋舊事，四書前後輝映，求之志傳不可得者，乃於此而得之，實古代文獻中一大奇蹟。餘如魏明之中興紀聞，元隨友仁之吳中舊事，多記前賢行述，掌故叢談；范成大作桂海虞衡志，自云皆方志所未載；周去非作嶺外代答，自云損益范著，而增己見聞；皆記嶺南物產、風土、法制、名山、岩洞、製作、器用之事，而周密外國諸傳，可考交通市舶之大略，與趙汝選諸蕃志，具有同等價值者也。趙書今有外國譯文，所言皆提舉福建路市舶時聞見海國之事。李應洛陽名園記之追述洛中園囿，范成大大興船錄之割敘蜀中郡邑，皆無方志之名，而有地記之實。蓋宋人雜錄之作，每多精構，其著者莫如沈括夢溪筆談，洪邁容齋隨筆；餘如邵伯溫邵氏聞見錄，司馬光涑水紀聞，蘇軾東坡志林，羅大經鶴林玉露等書，俱同享盛名。不過或重考據前聞，或長於典章政要，或記宮廷逸事，或志親貴言行，反不若莊季裕之鷗鵠編，陸游之老學庵筆記，周密之齊東野語，與癸辛雜識等之多記民間事實，足爲采摭之資也。其專記一物者，則陸易簡之文房四譜，唐慎之欽州硯譜，米芾硯史，端溪硯譜，費著之蜀牘蜀錦譜是。其傳載技術者，則郭若虛圖畫見聞志，宣和書畫譜，夏文彥圖繪寶鑑，郭椿畫鑑是。說部之書，隨筆雜錄，諱絕歷歷，殊途，別擇自異，此蓋不可一例而言。

名人文集亦多有裨史實，蓋所存奏議中，往往流露社會動態。其位居顯要者，則身朝列，於各地方行政運用情況，多所考核，長短自不能無所建言；又或身典誥章，文蒐別集者，比比皆是。宋文長於說理，而以『載道』爲依歸，或有所主張，或見諸論述，莫不隨文網之疎漏，暢抒胸臆，故議論奏疏，每多可取。江南山川靈秀，士大夫往往流連，其間詩詞唱和，或寄愛國之思，或賦地方之美，雖不免誇張之辭，要可窺其大略。其職司審判者，所言更足徵信。四庫全書